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天翼
蒋牧良
端木蕻良卷

0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84, 张天翼、蒋牧良、端木蕻良卷/徐俊西主编;
陈福康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693-3

I. ①海… II. ①徐… 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3263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海力洪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84

张天翼 蒋牧良 端木蕻良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陈福康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5 字数 339,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93-3/I·2824 定价: 45.00 元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徐俊西

副主编 王纪人 邱明正 陈思和 王晓明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英 王安忆 王纪人 王晓明 朱立元
孙 颙 杨 扬 杨剑龙 李小林 李天纲
吴 亮 邱明正 张新颖 陈子善 陈思和
陈惠芬 陈福康 宗福先 赵长天 邵元宝
姚克明 袁 进 徐俊西 殷国明 栾梅健
臧建民

编辑部主任 臧建民

编辑部副主任 姚克明 陈贤迪

特约编辑 王 瑛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前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张天翼

三天半的梦	3
二十一个	14
皮带	25
小彼得	40
团圆	51
脊背与奶子	67
笑	89
包氏父子	104
呈报	141
出走以后	155
砥柱	170

蒋牧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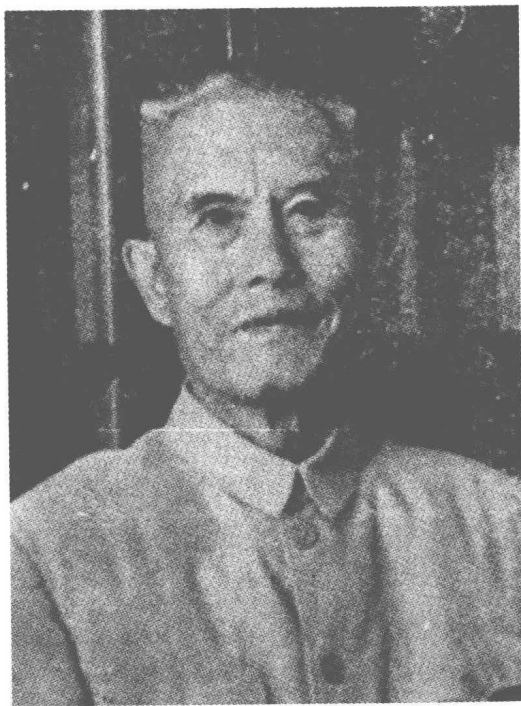
集成四公	189
------------	-----

报复	204
强行军	222
赈米	240
筛砂	255
夜工	278
生死朋友	290
分家	301
吃寿酒	310
渡口	316

端木蕻良

鹭鹭湖的忧郁	329
遥远的风沙	339
浑河的急流	354
吞蛇儿	377
被撞破了的脸孔	385
可塑性的	398
三月夜曲	414
朱刀子	429
编后记	438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441

张天翼



三天半的梦

韦：

现在车子不知到了一个什么鸟站，停那么久。（我便趁此机会写几句话给你。）一个人坐在车中是比看所谓“爱情影片”还无聊的。周围的黄色面孔，和黄色之外还混了些杂色的面孔，造成了一个可憎的环境。坐在对面的先生，他有时也许会很长地嘘口气的，那口气毫不客气地直喷在你脸上，首当其冲的鼻子，便可以领略到一种窘人的味。但他若是闭紧了嘴呼吸，那你倒可以轻松点，不比在京奉路上，即使他闭了嘴呼吸也会有大葱味儿送过来：这却要谢谢老天爷的。

坐在斜对面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一个髻直拖到了背上，一面抽着“哈德门”，一面对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演说，高声地。她的声浪盖过了一切，连“暖，五香茶蛋”都大为减色了；口音是，我的天，一口杭州话！

杭州话，我和它别了又快两个年头了。虽然我那两位老人当杭州作故乡，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长大的，但我老是憎厌着杭州话，和憎厌杭州这地方一样。杭州确乎可憎，不知道你对它如何，我想，你也应当拿所有的憎厌加在它上面的。

“我不怎么觉得杭州讨厌，”记得你说过。“你的厌弃杭州，或者是因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

这话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不对。人们往往不高兴自己的家,因而连“打公馆”的地方都觉得可憎。……

谢谢老天爷,开车了:坐在车上,停车比开车时更无聊。

打住,因为震动得我不能再写。可是那位杭州太太还在演说,只不过声音已被机声扰乱得只剩一半了。

如今到了 K 县。

妈的,真无聊。买来的一份《申报》,连广告都看完,直看到了“诸君阅报至此请虔诵南无阿……”。我很懊悔我不曾带几本书来。

开车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烟卷,纷乱的思想也和烟一样地弥漫着。杭州太太的演说词老没有完,她或者是想将一辈子要说的话全并在今儿说完吧。

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离杭州时的景色:一样的好天气,天空中缀满着各种各样的浮云,一样是地面上铺着黄叶衰草,天地都像一件补丁很多的衣;气候是一样的季节,人是一样的心境,所差者只是,一个去,一个来。

我想我这时的情形,和那年你从北京回河南去的时候一定很相像:脑里都是充满着可怜的两位老人的印象。只是,你那时是满脸的悲哀,我现在是空洞着,好像这回的来看老人只是命运的摆布,不是自己的主意,虽然是我到了 S 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

而且还有一种心理,是怕:我的抽烟卷,和喝过分的酒,和干了许多其他的家里所不高兴的事,(什么事,你当然知道的,)我那爹娘是已略有所闻了。并不是怕责备,虽然像我爹那么的躁脾气,可是他不会,甚或不敢说我一言半句,他待我客气得和一个朋友一样:一半是因为儿子大了,管不着,那一半却因为他儿子一向就吃住他——吃住。娘呢,她是个柔弱的羔羊,但她却会背着父亲,涕泣太息着劝我的:伙计,我怕的就是这个。

可是我那两位老人毕竟是可怜透了。他们是拼命地在爱着他们儿子，他们将所有的体贴和爱抚，全用到儿子身上去，一面，又在痛苦和贫穷中挣扎着。至于儿子，儿子是，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度着这样的生活。前年他从北京回来，才住上一个多月点，家里的生活几乎使他厌弃得发狂，他便毫不客气地借故要到 X 都去。父亲心里在愤怒，但他不发出来，临走的一天，这位老人家还陪他到车站。娘也许哭过了，不过他未瞧见。

“长了翅膀就想飞。”这位老太太苦笑着说。

(到 X 都居然找到了一个饭碗，居然能够接济老人，是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一面我厌弃着我的家，同时我觉得我应当为人道之故而使她们过一点像人的生活，不说舒服。F 君——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斋小卖处抢位子的——那样的态度我不赞成：何必因为他们惟其是父母，要仇视他们呢。而像你那样接到一封较紧张的信，便让重大的悲哀抓住你，因为是在一个女同学面前，才将要淌的泪极力忍住，我也不会有，我是对任何事件不曾淌过什么泪水。

车动了。……

笕桥。再十几分钟便可以到杭州。杭州太太在伸懒腰了。

这封信算写完了罢，“且听下回分解”。

十月二十

现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还不曾见过。一进了家门，只看见堂屋里的陌生的陈设，我疑心走错了。

再进两步——

父亲。

看见父亲了，他在看小说。

“爹！”

“啊！”这位老人家跳了起来。悲哀，快乐，烦恼，欢喜，所有的

感情都一齐并在脸上。他显然感动得一句话说不出，他只发出一个简单的感叹词。

他的胡子白了许多，可是脸上的皱纹并未增加。我下意识地笑着，我感到抱歉了。

爹张开两臂，我们抱了起来。

在抱的当中，他喊母亲：

“素，来看看，来了谁。”

母亲当然是照了她近十年来的习惯：因为背疼，坐不住，得常在床上躺躺的。

“我知道。我连鞋子都穿不及了。”

出了父亲的怀抱，我到母亲房里，母亲坐在床上。父亲也随着走了进来。

“爹妈还是一样地康健，一样地康健。爹的‘气色’还显得好了些。”

“真的么，”爹无意识地而又得意地。

其实，娘的灰白的头虽未加白，而脸上却似乎显得很憔悴。

这位老太太像看一个新奇的东西似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她脸上是喜悦的微笑，但除此之外，当然是还有别的表情的，这表情，我就说不出是什么，勉强要说，或者战败者忽然得了胜利者的同情时，那败者的表情，也许像这个，但也不怎样像吧。

“似乎又长了些哩，”她说。

“还有得长么，二十几岁了？”

“但还是不改孩子气，”父亲插嘴，“还是抱，还是亲嘴。”

母亲听了这句话，甜蜜地微笑着。拥抱和亲嘴，我是和他们干到了十几岁，父亲说过“看你大了还这样亲不”的话，可是现在虽成“大人”，“长了翅膀”，还是一样。这些举动在我是成了习惯，并不是做作，不是想到这样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怜的老人，只是一看见便下意识地抱了起来。然而他们对于这个是很受用的。

“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写个信来呢？”爹说。

“我的来是很匆促的。本来是为了一点小事，到了 S 埠，那是礼拜日。到昨天就弄完了，看看还有空，便在今早上了车。”

为了点什么小事，当然是无述说的必要了。

“那你还没有吃饭？”

“没有。”

“你要吃什么呢，面还是饭？”母亲问。

“饭大概还有吧。”

“那就吃饭罢。”

“你要什么菜？”

“那你请了几天假了？”父亲又问。

“随便什么菜罢。请假？是的，请了一个礼拜。”

“那可以在家里玩四天，连今天。”

“李妈，少爷还没有吃饭，拿点开水泡饭，剥两个糟蛋罢，再买……。”

仍然是那个老李妈，一辈子不开口而又忠实的李妈。她好像看见“少爷”的回来也觉得高兴似的。

所有的家具，半是我的故旧，我觉得我在 X 都的一年多，似乎只是一个梦。

于是我们开始谈“闲话”了。X 都是我们从前住过的，父亲便很关切地问我近年 X 都的情况。我们又谈到在 X 都的所谓亲戚和同乡和朋友，谈到 X 都的气候和人物，谈到房子，谈到李妈，谈到……，差不多将所能搜集的琐碎事物全都谈到了。从到家直到我吃完饭，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想了出来。母亲告诉我，家里的那只黑猫生子三个小的，我们将两个送给了彭家，大猫在上个月不知怎地不见了，如今只有一个小黄猫，黑猫的小姐。她又告诉我，姑母来杭州的时候，有一回上洋车没有上好，摔了一跤，幸而不曾伤了什么。她还问我身上这套学生装做了几个钱。最后，父亲说，湖南来信，七叔快过六十岁，希望我能回去一趟。

“唔，我对湖南是不大有感情的。”我说。

这所屋子的每间房，经了母亲的布置，都很洁净而整齐，但是厢房，却安不上这类的形容词。厢房虽斩齐地放着箱子，地上却陈列了无数的“仆坛”；还有是白兰地的瓶子，其余的酒瓶都给李妈了，母亲说白兰地的瓶子是很好的，所以整打的让它们站在箱架子下面。

“反正是厢房，所以烂东烂西全堆在这里了。”娘解释着。

“这自然不打紧，”我说。“其余都摆设得好极了，要是 X 都人见了，还当是大阔人住的哩。……厨房里还挂了这些腊肉腊鱼。”

“是洪璧送的。洪璧才可怜哩，她上个月……。”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不在房里了。

“爹呢？”

“没有出去吧，不知帽子可在家。”

我和母亲又谈着许多话。我和两位老人的谈话，自己疑着似乎是在敷衍他们：我在 X 都刚刚跑进那鸟中学，所谓同事们的面孔都令人难堪，后来由难堪的面孔渐渐变成了熟面孔，近来似乎和他们谈得上了，所谓谈，自然是敷衍，所以我想我如今许在下意识地敷衍着他们吧。但这是不相干的，管他儿子是真，是面子，只要做爹娘的实际上能得到点儿类乎安慰似的东西，便得了。

母亲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写信。

我说有时实在是忙，有时觉得无话可写。

“但是常寄信来，家里也好放心，”她和平地。“有时爹爹发脾气，说你不写信，叫人提心吊胆的。我说‘他一定没有什么事故，有什么事他倒要写信来了’。”

她只说信的事，不曾提到钱，提起钱我也许要脸红的。平均算来两三月寄一次，每次最多八十元。他们是怎样维持下去的，我简直不曾想到要问一声。他们给我的信，永远不曾问我要过钱，有几次，父亲信上说：母亲是神经衰弱，见家里钱快用完，一急，便泻肚了，我便筹点钱寄去。

这回我挑战地说：

“钱呢，我钱寄得少，爹爹也发气不？”

“倒不。只是姑母那次到杭州来，问你可常寄钱回来。我说，自己赚的，他自己不用几个，还有什么乐趣呢。”

我似乎感到内疚：我的生活是比他们好得多了。但我解释着：

“学校里老不按时发薪，今天十块明天五块地发，叫人不好预算，零钱是到手就花去的，所以就无从寄。并且还做了几件衣。”

“这自然奇怪的，”她道。“我是只怕你看见家里要钱，又筹不着，因此着急，所以从不问你要钱。”

“家里每月大概有多少用度？”

“拼命地省，五十块钱够了。”

“我没有寄钱的一向呢？”

“借是还借得动的。有几回人家请爹写对子，送个十来块钱，但他的钱总是买了书了。这一向……。”

父亲回来了。

父亲是到隔壁一家酒店里去叫酒的，还叫了几色菜。这些酒菜，我想我来出钱，但是——

“已经给过钱了，”他得意地笑着。

“喂！”儿子似很客气地。

“又给他酒喝！”母亲却笑着埋怨。

父亲自己爱喝酒，所以不怎样禁我，只要不过分地喝。只有烟，两位老人都极不高兴我抽，我在下车时便将两盒烟卷深深地关在背心的口袋里了。

摒绝了烟，在我是办不到的事，虽然没有所谓瘾。为要免得他们着急，我也得在他们跟前装作戒绝了的样子。

我爹是个性子躁，而又好心肠的人，有时显得孩子气。母亲是什么事都忍耐着，一切的怒气和烦恼，全闷在心里发作。他们都是弱者。对儿子的不满，他老人家只背地里怒得直跳，但两秒钟后，又立刻平静了下来。她老人家只是低泣。总之，他们是可怜透的。

凭良心说，我的所谓家里是比较地有趣味，我在家的时候，所

谓家庭间是显得很融洽。

伙计，我想到了。为了人道，我是应当安慰他们。他们的欲望并不大，他们的全部的要求，只不过是儿子给予的安慰。……

已十一点，爹催我睡。累了一天，我也该休息了。

二十一夜

韦：

人所以为万物之灵，只是因为人类是一种矛盾的动物。人身上，一定还有生理学家所未发见的一种神经，叫矛盾神经。如今的人的对所谓家庭的态度，全是矛盾神经的作用吧。

要不是做爹娘的太爱我们了，我们定得轻松得多，而且完全自由了。如今他们却造了一所感情的监狱，拘禁着我们。但在我个人是不会被禁的，至多为了怜悯他们之故，跑去敷衍一下而已，——我说敷衍！现在我们的身子却有一半不是自己的，伙计，我们还应该履行我们那句话：赎出我们的身子。出一点相当的代价，买回自由。我可不像你那样，“啊，感情是无从拿东西赎的，”我呢，只要他们安闲，便可以卸我的所谓责任：他们有儿女还不如没有儿女轻松哩，我说。

家庭所有的东西是，琐碎，细腻，平淡。刚到家的时候，是将它们咀嚼出了一种异趣，不能说美，也不能说丑，好像吃惯了花生糖，忽然吃着杏仁松子之类似的换了口味。但到家的第二天，对它便感到异样地厌倦了。

人，终于是人，是无法可想的。

到家的第二天，我请他们游湖，昨天请他们逛灵隐。这样使他们有一点胜利似的笑容，才不至于使我感到十分的歉意。只要用着儿子的钱，无论怎样用法，他们总得在觉着得到了安慰而外，还有若干虚荣的快乐：他们的儿子是在哄孩子似的哄着他们。

这两天逛西湖逛腻了，它（似应作她）虽美，但显得小气。

我说：“西湖只是秀丽，哪及得 X 都的雄壮伟大。”